Chapter

36

John只看清了一眼(Vriska)与Gamzee在那片灌木中做什么，只一眼他就受够了。他真的没有力气去接受这些。他只想滚得越远越好。

在天空中漫无目的地飘流了几个小时之后，他回到了这个熟悉的地方，他从前的房子。他已经多年未曾回到过这里，但它仍维持着他离开那日的模样。就像时光从未流逝一般。John瘫坐在他父亲的办公椅上，仰望着天花板，听着屋外的战火。

天空中持续往来的武装飞船的轰鸣已经融入了日常，他甚至已经无法再注意到它们。但现在他集中了精力，试图分辨噪声的来源个体。然而，无论他多么努力，他仍旧无法从声音分辨每一艘飞船属于哪一方，也听不出它们的总量。他无从知晓它们的航向。Rose、Kanaya和她们的女儿也许此刻正从他的头顶路过。

隔壁房间传来了洗衣机的嗡鸣。据John所知，troll的血液极难从衣物上被洗去。他的T恤在余生中可能都要携带着Vriska的颜色了。

不知为何，无论发生什么，他最终都会兜兜转转地回到他的老宅。这座房子陪着他游历了中界，见证了两个宇宙的兴衰，唯一的损伤是地基若有若无地歪了一点点。所有东西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他没有费心去开灯，也从未更换这些年来烧坏的任何一只灯泡。一段时间之前他似乎听到二楼传来了有人走动的声音，但他没有上楼去看。他已经好久没有从椅子上站起来了……他已经坐了多久？他也不知道。

*嘎啦。嘎啦啦啦。*天啊，这座房子真的有够喧闹。也许有野生动物跑进了二楼。或者也可能是窃贼。但John不觉得这里还有任何会在遗失后让他追悔的东西。况且他也已经失去了一切也许能让他感到惋惜的存在。

父亲的书房与他搬出这栋房子时相比毫无变化。丑角雕像、著名谐星的招摇挂像、甚至还有当初Rose用保险柜砸那群讨厌的魔精时撞出的凹坑……他一直想找人把那块地板修好，但……但他就是从未付诸行动。对于慢动作的存在性危机而言这间屋子堪称完美。

如果他正经历的考验能够被称作存在性危机的话。也许他的“不在乎”能力的突兀缺失根本称不上是什么“危机”。

一小时之前，唯我论的启示曾让他由衷地感到了卸去重担后的幸福，但现在一切皆是虚无背后的意义却淹没了他的理智。他曾以为自己能够像Rose一样在荒唐中求得安宁，但他骗不了他自己。如果一切都没有意义，那他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又有什么关系？他该何去何从？如果你的未来无穷无尽却没有意义，你该如何消磨你的无限时间？

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他能够想出答案的错觉。他坐在父亲留下的积灰的办公椅上，百无聊赖地左右转动，无精打采地看着书房纯白无暇的天花板。他的思维开始陷入疲倦，在遥远的音爆摇篮曲中，他陷入了睡眠。

当他再次惊醒，他看到了一个令他感到不适的身影，他那么像……

**JOHN: 爸？**

John眨动双眼驱除睡意，目光渐渐聚焦在眼前正弯腰俯瞰他的男人的脸上。不是爸——是Jake Crocker。对，Jake本质上来说是他的爸爸，但那是基于某种无比狗屎的玄学。他不是那个曾在书房里摆满烟斗与黑甘草糖的男人。John在椅子上坐直身体，揉了揉眼睛。

**JOHN: jake？**

**JOHN: 你来这儿干什么？**

**JOHN: 你——**

**JOHN: 你怎么会在这儿？**

**JOHN: jane出事了吗？**

**JAKE: 噢其实，呃，什么也没有发生。**

**JAKE: 我们只是觉得可以很休闲很随意地顺道来拜访一下老朋友而已，是吧tav？**

Jake的脸皱了起来。当Harry Anderson试图撒谎的时候，他也会摆出一模一样的表情。Tavros正在房间对面笨拙地鼓捣一个格外丑陋的花里胡哨丑角雕像。雕像的一只尖头鞋被折断了。

**TAVROS: 啊，，，对不起，john叔叔，**

**TAVROS: 我会修好它的，，，**

**JOHN: 不要紧。那真的只是坨旧垃圾而已。**

John怀疑他还在梦中。但倘若眼前的景象仍受他的潜意识掌控，它应该与他现在看到的东西有更多区别。

**JOHN: 你不冷吗？**

**JAKE: 我冷死了！**

**JAKE: 这些破衣服……**

Jake弹了一下他的红色内裤的橡皮筋。他除此之外什么都没穿。

**JAKE: 唉你知道的我的衣服全都是janey买的。**

**JAKE: 她在怎么该打扮我的问题上有她自己的一套风格，但我不想在离开她的时候还带着属于她的东西。尤其是她……呃，可能会怀念的东西。**

**TAVROS: 但你带走了我，**

Jake瑟缩了一下。

**TAVROS: 而且，，，你带走了你自己，**

Jake的颤抖更加剧烈了。

**JAKE: 起码我在逃亡途中不会因为夺走她的无生命所有物而不必要地惊动她。**

**JAKE: 真的不想再给她的报复理由添砖加瓦了！**

**JAKE: 她已经有很多东西要操心了！超忙的女强人，你懂的。**

桌子对面的小Tavros把眉毛挑到了刘海地下，但他什么也没有说。他是一个合格的、一辈子都没有开口说过任何话的小男孩。

**JOHN: 好吧，所以，呃……**

**JOHN: 那就先跳过你在我的房子里进行裸90%奔的环节。**

**JOHN: 但我不会忘了这个茬的。我们过会儿再说这个问题。**

**JOHN: 只是，嗯，我们可以暂时把这个放到第二位。**

**JOHN: 你就是想让我知道你要离开jane？**

**JAKE: 呃呵呵呼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它听起来确实像是呃……**

**JAKE: 嗯我想它确实好像就是这个意思是吧。哈哈。**

**JAKE: 我确实是那样做了，然后它看起来确实是那样的，呼……**

Jake已经快要抖成筛子了，John知道他现在最好请他坐下来然后给他提供点东西喝。或者起码先给他找条裤子。但这一切只会从另一个角度提醒他这一方现实已经不可避免地落入了何等的荒诞之中。

**JOHN: 那么我想现状就是如此了。**

**JOHN: 那么你希望我做什么？**

**JAKE: 唔。我想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比如，愿意帮我和小tavvy脱离困境。**

**JOHN: 脱离困境？**

John干巴巴地笑了一声。

**JOHN: 有趣，真有趣。**

**JOHN: 我记得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有意向你伸出援手，而你却一直兴趣缺缺。**

Jake大约没有料到John的言辞竟会如此激烈。他像被踹了一脚的狗一样瑟缩起来。或者说是一只被踹过太多次以至于会把伸来的援手也视作加害的狗。

而John也很难对他心生同情。“Jake”是谁？好吧，站在他面前的家伙确实是Jake。但他真的是一个如此可悲可怜的小人吗？还是说这一切也是被扭曲的现实呈现出的荒唐的一部分？他不知道答案。Jake的“挣扎”比模拟人生里因梯子缺失而被卡在泳池里的小人更值得John去费心付出伤心的情绪吗？

**JAKE: 唉兄弟你看，很多时候事情它真的没那么简单啊！**

**JAKE: 我也不是随时想出门就能出得了门的！**

**JOHN: 但是……唉，你其实是有机会的。**

**JOHN: 不是现在。是在多年以前。**

**JOHN: 在整个世界变得如此……**

**JAKE: 战乱而且动荡之前？**

**JOHN: 我本来想说愚蠢的，但这么说也行。**

**JAKE: 唉janey也不是一夜之间变成这样的。**

**JAKE: 什么都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就变了的，john！**

**JAKE: 就好比你跳进了一个池子里，它本来又凉爽又舒适……**

**JAKE: 但它一点儿一点儿地变热了，非常慢地，一度一度地变热。**

**JAKE: 它变得太慢了以至于直到水沸腾起来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你被煮了！**

John不想知道Jake还有什么话要说。他看着Jake的儿子，那个小家伙已经回到了桌边，正在依次摆弄桌子上的东西，仿佛想要找个地缝躲藏起来。Tavros甚至比Harry Anderson还要更像他。

John的肚子翻腾起来。暂且不谈他的朋友的复制体的荒唐命运，Tavros……

如果现实真的如他们所料，他的出生难道不也是John的错吗？是他轻率的选择注定了这个孩子生来就要受苦吗？

John感到有些恶心。

**JOHN: 你们……呃，饿吗？想吃点什么吗？**

**JOHN: 我记得我这里还有一份冰冻披萨。**

他把他们带进了厨房。他所有那些有着几十年历史的厨具都还储存在这里——台式搅拌机、自动开罐器、奶昔发泡机……他从未使用过这些垃圾玩意儿，它们把他厨房里的空间塞得满满当当，他本该在多年前就把它们全都清理出去的。但他总能找到为什么必须把它们留在原处的借口。

John从来都不是太爱喝酒，但所幸现在的Jake English与酒瓶形影不离。他带来了一瓶“在逃亡途中顺手拿上”的40年威士忌。Tavros只看了父亲手中的那瓶酒一眼就自觉地上楼去了。也许这样也好——John不知道该以怎样的表情面对他。

**JOHN: 我还是得道歉，因为……唉我不知道。因为我可能真的很欠。**

**JOHN: 整个世界一直以来都很不顺。**

**JAKE: 无意冒犯啊老兄，喝一口吗？**

**JAKE: 你可能听说过我其实不能算是威士忌的头号粉丝但它见效真的很快。**

John接过杯子抿了一口。即使不考虑现实的存在性现状，酒精的味道也像他记忆中的一样刺激而且苦涩。Jake晃了晃杯中的冰块，虽然他自称能够忍受这种酒，他的表情也相当嫌恶。

**JAKE: John。**

**JAKE: 你说，我是个坏人吗？**

这显然不是一个John眼中的Jake能问出的问题。他从不觉得Jake有这么高的内省智能。

**JOHN: 等下。你说什么？**

**JAKE: 你说，我是不是真的把我的生活和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搞砸了，尤其是一个人的人生里最重要的、神圣的、本应牢不可破的，男人和儿子之间的关系？**

**JOHN: 哈哈。**

**JOHN: 嗯。**

**JOHN: 不确定我是不是讨论这种问题的合适人选，毕竟我好像也干过差不多的事？**

**JOHN: 不过，我会给出否定的答案。我真的不那么认为。**

**JOHN: 你遭遇的这么多烂事不是你的错，嗯就是说，从存在主义的角度而言。**

**JOHN: 或者虚无主义。我想，哪怕是从最直球的非元文本操蛋角度而言，你被你的妻子恶毒对待也不是你的错？**

**JOHN: 无论从存在主义还是虚无主义的角度而言，这好像都是我的错。所以我无论如何都不会那样看待你的。**

**JAKE: 啊？什么意思？**

**JOHN: 我想你是无法理解的。**

**JOHN: 我只是想说……**

**JOHN: 我想，你不是个坏人。**

**JOHN: 我觉得你已经尽力了。**

**JOHN: 我不会为发生的任何事责怪你的，jake。**

Jake做了个鬼脸。在昏暗的厨房灯光下他新长出的胡茬看上去就像一片擦伤。

**JAKE: 我要是能告诉你听了这一切之后我如释重负就好了，john。**

**JAKE: 去年的我很可能会喝得烂醉如泥然后大喊大叫，好极了老兄！我这就去找个机器人打一架然后再找个人调调情巴拉巴拉！**

**JAKE: 虽然那时的我更喝的更可能是放过气的樱桃味可乐。我的奶奶在去世的时候给我留下了巨量的樱桃可乐遗产，一辈子都喝不完的那种。**

**JOHN: 那可真是够受的。**

**JAKE: 各人有各人的爱好嘛！**

**JAKE: 好吧我其实想表达的是……**

**JAKE: 也许你确实应该批评我？**

**JAKE: 也许我真的需要一个人来批评我一顿。哪怕就这一次也行。**

**JOHN: ……啊？**

**JAKE: 我想我已经开始认识到了，我其实一直陷在我无法掌控任何事的思维定势中。**

**JAKE: 也许那和我周围都是什么样的人有关。**

**JAKE: Janey非常清楚她有多少权力、她想得到的是什么！**

**JAKE: 而她的渴望之一是我。**

**JAKE: 我好像真的从未想过要质疑她。在我的质疑还有意义的时候。**

**JAKE: 在她之前还有dirk。**

**JAKE: 唉天呐。Dirk甚至能为我写出精确到一天的每一分钟的时间计划表，如果我要求他那样做的话。**

**JAKE: 或者说，嗯，其实重点是，就算我没有要求他也一样。**

**JAKE: Dirk……他……**

**JAKE: 唉我们还是不要在这个话题上深入太多比较好……**

他们两个不约而同地陷入了条件反射的沉默。为那个早已逝去很久的人。

**JAKE: 不知为何，我似乎觉得那样反而让我安心。**

**JAKE: 你有没有过渴望让他人替你做出艰难抉择的经历？**

John不确定失去对周遭的掌控是否可能让他觉得安心。即使他现在并未被困在吮吸这颗苦涩的宇宙级红色药丸的境况里，他还是不觉得这样的世界能够让他得到幸福。也许那只会让他的灵魂收到更严重的冲击。

但也许他正在做的事情和当初的Jake并没有什么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将这稀烂的现实归咎于某些他在形而上学的现实中施加的无意识影响不也是在推诿他单纯身为一个男人、一个父亲的失败吗？

**JOHN: 也许吧。唉。我不知道。**

**JAKE: 我开始觉得我一直都有点自我欺骗。**

**JAKE: 如果被搅乱的只是你一个人的生活，耸耸肩假装什么也没发生非常容易。**

**JAKE: 但在小tavvy出生的时候我真的应该好好思考思考的，对吧？**

**JAKE: 现在再想为时已晚，而且没有意义。**

**JAKE: 我完全愧对了那个孩子。**

**JAKE: 甚至直到现在我都还在给我自己找借口。呜呼！**

John很难反驳他。而且，反驳也大概不会有什么好处。当然，John也不想折磨他，无论他的这种真诚该被作何评价。

**JOHN: jake，我想我得承认我对你的了解还不够深，但找借口和分析原因是有区别的。**

**JOHN: 你那样做是有原因的，这不容置疑。是的，你可以说那只是借口，但前提是你根本不曾做出自我修正的尝试。**

**JOHN: 我要说的是……唉，想想看。你离开她了。你在做了。你在让它发生！**

**JOHN: 你带你的儿子离开了那个地方。**

**JOHN: 虽然迟到了将近十年，但起码好过永远缺席。我想是的。**

**JAKE: John……你说得对！**

**JAKE: 我成功了对吧。**

**JAKE: 没有人破窗而入逮捕我。**

**JAKE: 我成功了！靠我自己！我终于为正义挺身而出了一回，我会成为一个崭新的更优秀的我！**

**JAKE: 不朽的生命正在我的面前徐徐展开。坐在原地自怨自艾追悔莫及没有意义！**

John张了张嘴，又默默地闭上了。就这？

**JOHN: 我……**

**JOHN: 还以为我得多花点力气才能说服你？**

Jake笑了，他的笑容的煽动力立竿见影。他笑得那么灿烂，照亮了整间房屋。John眨了眨眼。Jake真的在字面上地照亮房屋。一种微弱但稳定的光如同脉搏般从Jake身上涌出，就像辐射自火苗的热量。John不由得退后了一点点，他感觉自己就像直视阳光的吸血鬼。

如果他也能这么轻易地放下就好了，他苦涩地心想。就这么忘记他的恐惧与悔恨就好了，就这么怀揣着赤诚乃至愚蠢的信念勉力前行就好了。只要他足够努力，所有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JAKE: 老天，john，我…**

**JAKE: 我的天啊，你听到了吗？**

一段不知来源的旋律传来。有那么一会儿，John以为这段荒谬的音乐也来自Jake，但他很快意识到了真相：Tavros想必发现了二楼的那个古老的唱片播放器。Jake把他的那杯一滴未动的威士忌放到一旁，用指尖在厨房的台面上打着节拍。希望的光环更加明亮了。他庄严地抬起了手臂。

**JAKE: John。**

**JOHN: 嗯？**

**JAKE: 牵我的手。**

**JOHN: 啊？为什么？**

Jake直接拉着John的手把他拽了起来。这是John始料未及的。他飞了起来，这是他在失去平衡之后的本能反应。

**JAKE: 和我跳舞！**

**JOHN: 噢，我的耶稣啊。**

这不是那种适合跳舞的爵士乐，更不是适合跳华尔兹的爵士乐。John也不知道它应该算哪种爵士乐。但Jake还在不依不饶地引导着舞步，多亏了他可笑的神化魔法，John才能让双脚重新落回地面。无论John乐意与否，Jake毫无自觉的乐观能量都具有不可抵御的传染性。就算他们不停地踩到对方的脚、像刚出生的长颈鹿一样蹦来蹦去又怎样？谁在乎？跳一支舞能有什么害处吗？

**JAKE: john，我好激动！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感受到过激动的情绪了。**

**JAKE: 自由真是太美好了！在这么久之后我终于又一次遇到了你！**

**JAKE: 你，我，tav。这样的组合多么美妙！两个crocker加一个egbert！**

**JAKE: 顶呱呱的欢乐喜剧，我保证。**

**JAKE: 唉。也许我应该换回我从前的姓！没准tav也想叫english呢，谁知道！**

**JAKE: 这里比小tavvy习惯生活的环境小了一点儿，但我相信我们都能适应的。**

**JOHN: 你们想要搬到我家来住？**

**JAKE: 噢是啊，不过我想我肯定还是得在我的想象力脱缰之前跟你商量一下计划，嘿嘿。**

**JAKE: 我相信我肯定还是能找到其他落脚的地方，但我不得不说，只有和家人一起抚养tav才能让我感到安心！**

Jake转了一个完美的圈。也许这击溃了他的最后一点理智，John心想。

**JOHN: 没问题。他妈的，为什么不呢。**

Jake把John拨得也转了起来，他穿着袜子在地板上滑行，然后踉跄着摔了一跤。在他控制气流的条件反射下，那更像是一场滑稽的喜剧表演。Jake捧腹大笑起来。

然而，脱离环绕着Jake的希望领域就如同迎头被泼上一桶冰水。之前全部的阴郁与不可名状的问题都回到了John的面前，就像空气注入真空。他感受到了宿醉的痛苦。

**JOHN: 哦……**

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地板上。Jake走上前来，困惑地低下头看着他，然后摆了个既充满模特范又无疑完全出于无心之举的造型。

**JAKE: 嗯哼？老兄，你为何突然如此忧郁？**

**JOHN: 噢，你知道的。总是这样。**

**JAKE: 需要我扶你站起来吗？**

**JOHN: 不了。**

**JOHN: 就这么躺着挺凉快的，地板挺好。**

**JAKE: john，知道吗，也许我们真的应该早点碰头然后开始这场自我进步之旅！**

**JAKE: 兄弟，你说呢？**

**JOHN: 什么……**

**JAKE: 我已经把我的tavvy带出来了。你没有想过找roxy道个歉什么的吗？给她一个推力，让她从现在的状态里走出来？**

**JOHN: 其实真的没有。**

**JAKE: 为什么不呀！！**

**JOHN: 我说了，你真的不会明白的。**

**JOHN: 我不认为我去和roxy说话会有什么意义。**

**JOHN: 她不是……**

**JAKE: 她不是什么？**

John站起身，走进了客厅。Jake跟了过去，但John已经确保了自己与Jake的超自然乐观黑洞之间随时保持着安全距离。

**JAKE: 你不能把你自己遇到的所有问题都甩锅给女人，john。**

**JOHN: 我没有！**

**JOHN: 我一点儿都没有怪她的意思。**

**JAKE: 那你想说的到底是什么，johnny小子？**

John叹了口气，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他摊开了双臂，免得Jake坐到他旁边。

**JOHN: 就算我能走到她面前跟她说话而且想办法解开误会……**

**JOHN: 意义何在？**

**JOHN: 她甚至可能不是，呃，不是真的。严格来说的话。**

**JAKE: 啊？！**

**JOHN: 我真的说过了。你不会明白的。**

**JOHN: 相信我。这背后埋藏着超大坨的疯狂。**

**JAKE: 你说得对。这种话简直太他妈的疯狂了！**

**JAKE: 不是真的？那我昨天就看见了roxy又是怎么回事？**

**JOHN: ……**

**JAKE: 她是真实存在的人，和你我一样，john。**

**JAKE: 就算女人的心极其善变难以捉摸，说出这么歧视的话也实在太不是个男人了吧。**

**JOHN: 我没有……**

**JOHN: ……**

**JAKE: 所以？**

**JOHN: 我犯的错太大了，我错得太久了。**

**JOHN: 现在再想做出任何改变都太晚了。**

**JAKE: 那又怎样？**

**JOHN: 啊？**

**JAKE: 就算什么也改变不了又怎样？难道那能让你的家人看不出你对他们的关心吗？**

**JAKE: 去做出尝试难道不会让你心里好受一点儿吗？**

**JAKE: 起码你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可以告诉自己，你至少坦诚面对了你自己的心？**

**JOHN: ……**

**JAKE: 而且，harry anderson呢？你真的愿意在你漫长的余生里做一个从未成为你的儿子最需要的父亲、甚至连尝试都不曾尝试过的人吗？**

这个名字传到他的耳朵里，就像他的心口突然中了一拳一样。小Harry Anderson。他的儿子。他抱过、喂过、教育过的儿子，是他亲自把他养育成一个年轻的男孩。无论发生什么，那个孩子都让他无比骄傲。

如果Roxy不是真的，那他的儿子一定比她更假。

这样的念头让John感到前所未有的难过。也许这是他的某种基础生理特性，深埋在他的蜥蜴脑的核心，总是让他倾向于否认他明知道正确的答案。否认的诱惑——还有从Jake的史诗级雕像般的肉体辐射出的麻痹性希望光环的诱惑——都是那样的难以抗拒。

**JAKE: 哎呀，john，你……哭了？**

**JOHN: 哈……**

**JOHN: jake，你有roxy的电话号码吗？**

> ==>